

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 
JUN 28 1948

德齡女士原著  
顧秋心譯述

清宮中的生活寫照

清宮二年記

上海百新書店發行



清宮二年記

熊齡之原著 顧秋心譯

李辰秀題





○中宮去而國和頤離身起體全，時六晨早

R7743 / 09



○ 恩謝頭叩就親父我

才速譯  
心秋頌

# 記年二宮清

者著原  
士女齡德

TOW YEARS IN THE  
FORBIDDEN CITY

二一〇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 
一〇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〇

回國……………	一
宮中的第一天……………	五
御劇場……………	一〇
和太后同餐……………	一五
接見俄國大使的夫人……………	一九
做了太后的侍從……………	二二
宮中的插曲……………	二九
宮眷們……………	三八
光緒皇帝……………	四六
溫雅可親的皇后……………	五六
我們的新裝……………	六六
太后和康格夫人……………	七三
給太后畫像和照相……………	八五
皇上的生日……………	一〇一
秋天……………	一一一
太后萬壽……………	一一八
禁宮……………	一二八
新年前後……………	一三四
悲憤中話義和團……………	一四一
結束了二年的宮中生活……………	一四七

我的父親曾經在巴黎任中國駐法大使；四年的任期滿了，他就帶着家屬、隨員、僕人等共五十五人，在一九〇三年一月二日到達上海。船剛靠岸的時候，忽然下起傾盆大雨來，這時候單是我們這許多人登岸已經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了，何況幾噸的行李還得好好地照料。照過去的經驗，我們知道這一大羣人中除了我母親外，沒有一個人旅途上是可依靠的，於是一切照料的責任，就完全由我母親一人來担负了。的確，我母親是個能幹的女子，她能在忙亂中鎮靜地，有條不紊地處置一切。

當我們的船到達法租界黃浦灘的時候，上海道和屬員們都穿了公服來迎接我們。上海道對我父親說，他已經預備好，把天后宮作為我們居住休息的所在；但是我父親婉言謝絕了，並且告訴他，在香港的時候已經打過電報給密采里飯店，要他們留出幾間房間，準備一切等候我們到來。所以要這樣，就因為在一八九五年我父親出使日本的時候，曾經在大后宮住過，知道裏面的情形，不願再作第二次的嘗試。天后宮原是一個莊麗的地方，可是因為年久失修，使牠顯得破落不堪了。照中國的規矩，當大官經過一個地方的時候，當地的官府就得為他預備好住所，並且供給一切食用品。在大官方面，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，往往不加拒絕；但是我父親却總婉言謝絕他們的好意。

最後，我們終於平安地到了密采里飯店。在那裏，我父親看到兩封從京裏來的電報，是催他立刻進京的。但是到天津去的河還沒有開凍，若由秦皇島繞道而去，事實上不可能，因為那時候我父親身體非常衰弱，幾乎時時刻刻需要醫生的照顧。於是他拍了一封回電，說明等北河一開凍，立刻乘第一隻汽船趕到天津。

二月二十二日我們離開上海，二十六日到天津。照例又有一般地方官員來招待我們。

在中國有一種很特別的禮節，是每一個高級官員從外國回來的時候所不能免的，那就是：當他的船剛靠中國海岸的時候，他就得上岸舉行「請聖安」的儀式。這一個相當隆重的儀式，當地的地方官是沒有資格來支持的。那時候直隸總督袁世凱恰巧在天津，他就派了一位差官來和我父親接洽，說一切他已準備好了，請我父親就去請聖安。於是我父親和袁世凱都穿了最莊嚴的禮服——龍袍、朝珠、孔雀毛、珊瑚頂，立刻往萬壽宮出發；萬壽宮是專爲這一種目的而建立的。一班職位較低的官員已在那裏等候了。在這廟，或者說殿的後部，中央是一張狹長的桌子，放着太后皇帝的牌位，上面寫着「萬歲萬歲萬萬歲」。袁世凱和一行官員已先到了。袁世凱站在桌子左邊，其餘的官員分做兩排站着。不一會，我父親進來了，就對着桌子的中央跪下，說道：

「啊哈，請聖安。」說完就起立問聖體安康否，袁世凱答道：「他們都很好。」於是儀式就算完畢了。

在天津就擱了三天，我們就在廿九日那天到北京。這時候我父親的病更加厲害了，得到太后的允許，請了四個月假，預備好好調養一下。

在我們去巴黎之前，原已造好了一所優美的住宅，可是在一九〇〇年拳匪之亂時被燒燬了，總計損失十多萬兩銀子，所以現在我們只得租了一所中國房子，暫時安頓下來。

我們原先那房子也並不是全新的，我們是買的某公爵的舊邸，但經過巧妙設計和修飾後，這一所舊屋就變成一所精美西式房屋了。所謂「西式」，不過是說外觀像西式罷了，至於房屋的結構、走廊、庭院、門窗等的式樣，還是保持着濃厚的中國氣味。這宅子，就像在北京的其他宅子一樣，有着一種蕭洒的風格。可惜當一切都完工的時候，我們却要到巴黎去了。在這所費了多少時間、心血和金錢而改造成的幽美的宅子裏，我們只住了四天，這對於我們永遠是一個遺憾。不過，做一個中國的大官，真不知有多少磨折要你忍受呢，這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。

我已說過，北京的屋子都有一種蕭洒的風格，並且佔地很大，我們從前那所屋子，當然也不能例外。牠是一叢十六幢的平房，大小房間共有一百七十五間，都面向着庭院圍成一個四方形，屋與屋之間都有走廊相通，使你能走遍全屋而不需跨出大門一步。讀者或許要奇怪：我們要那許多房子來有什麼用處？但是試想除了我們一家人外，還有多少的隨員、僕人、馬夫和轎夫，所以這許多房間很容易地就找着牠們的主顧。

屋子周圍的花園是中國式的，那裏有小小的池塘，養着金魚，開着荷花，架着小橋，沿岸栽着高大的柳樹。在那池塘間的小徑兩旁，各式的花卉玲巧地排列在花圃裏。當我們離開那兒出發到巴黎去的時候，正是一八九九年的六月，整個花園變成了「花」的世界，看見的人，沒有一個不讚嘆。

現在，在北京既沒有我們自己的房子，我們不知道住在什麼地方才好，所以在天津的時候，我父親就打電報給他的朋友，託他們找一所房子。經過了小小的困難後，我們總算有了安頓的場所——實在說來這還是一個極有名的所在，是李鴻章與列強簽訂辛丑條約的地方；也是李鴻章壽終的地方。李鴻章死後這房子就一直空着，沒有人敢住，因為中國人是非常迷信的，他們相信這屋子裏有鬼怪，誰住在這裏就會遭遇到不幸。就是我們搬進去的時候，也有不少極相好的朋友勸阻我們。但是不久我們就很舒服的安頓下來了，絲毫沒有可怕的事情發生。不過從我們自己的屋子被燬這一點來看，我不得不承認他們的恐懼是有根據的。

屋子被燬所受的損失，我們是永遠不能恢復了，因為我父親是政府要員，以政府要員的地位而要為自己的財產打算，似乎是一種不很光榮的事。

一九〇三年三月一日，慶王和他兒子來看我們，並說太后立刻要見我母親、妹妹和我自己，希望我們翌晨六時前到達萬壽山。我母親就告訴慶王我們在歐州的時候一直穿西裝的，現在要見太后當然應該穿着滿州服裝。可是我們沒有適當的服裝，因為他也想到這一點已徵求過太



后的意思。太后倒是希望我們穿西裝去，因為她也很想藉此知道些外國人的裝束。爲了選擇服裝，我們姊妹倆討論了許多的時候。我姊妹希望穿淡藍色的絨袍，因為她向來最喜歡那種顏色，我們姊妹倆的服裝，從小就由母親選擇得一樣的。可是這一次，我說我願意穿一件紅袍，因為我相信這種顏色是太后所喜歡的。我們戴了鮮豔的紅帽，那上面還插着美麗的羽毛，同時爲了使色澤調和，我們還選了紅的鞋襪，我母親穿的是海綠色的長袍，鑲着淡紫的邊，戴的黑絨大帽上插着雪白的長羽毛。

我們是在右城的中心，離萬壽山大約有三十六里，而惟一可代步的東西是轎子。所以，爲了要在早晨六點鐘之前到達萬壽山，我們在三點鐘的時候就出發了。在這以前，我們從沒有進過宮，所以慶王帶來的消息着實使我們激動；我們時時在留意着：我們的裝束是否好看，我們能否準時抵宮。在我一生中，幾乎時時刻刻在夢想着宮庭裏的華麗和莊嚴，渴望着能進去看看到底是什麼個樣子，可惜一直沒有機會，因爲大部份的時間我是生淨在外國的。另外一個原因使我們沒有機會進宮是當我們姊妹倆生下的時候，我父親沒有把我們的名字列入滿州籍兒童中，所以一直等到我們從巴黎回來，太后才知道我父親已有了兩個女兒。後來我父親告訴我，他所以不把我們的名字報入，就是希望太后不知道我們，而讓我在外面受充分的教育；並且照滿州規矩，官員的女兒到了十四歲就得進宮，可能被選作宮妃——我們的太后當時就是這樣被咸豐皇帝選中的。我們的父母都對我們有更大的期望，不希望我們被選作宮妃。

就在那天早晨三點鐘的時候，我們在漆黑的夜裏，乘了轎子出發。行這樣長的路程，須有兩班轎夫更替，所以三乘轎子共有二十四個轎夫，另外，每一轎子前面還有一個領班轎夫。此外還有三個騎士分別保護三乘轎，每乘轎子的後面還跟着兩個侍從。轎子後面跟着一輛大車，是預備給轎夫輪流休息的。我們這一大隊共有四十五人，九匹馬，三輛車。黑夜籠罩着大地，萬物都甜睡着，除了轎夫的喝道聲和馬蹄得得聲外，什麼都聽不到。對於一個沒有坐過轎子的讀者，我可以告訴你，這是一件非

常不舒服的事，因為你必須靜靜地坐得筆直，否則轎子就有翻身的可能。這確是一個長途旅行，當我們進宮的時候，我感到非常疲倦。

## 二 宮中的第一天

經過了全程的一半，我們就到了城門口，當我們發現城門早已大開着，不覺驚異萬分，因為照平時的規矩，每夜七時就要關城門，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才開。我們就問看門人爲什麼今天城門開得這樣早。他說是上邊有命令吩咐開了城門讓我們過去。通過城門的時候，這裏的官員都穿了禮服向我們行禮。

過了城門，還是黑夜，我默默地回憶着過去生活中的經歷。但是那一切和現在這種不平凡的遭遇比起來真是差得遠了。我又想像着太后屬於怎樣一種性格，對於像我這樣的人是否喜歡？聽說太后有意要留我們在宮中。若真是這樣，我們可以有個機會勸動太后，並且幫助她把中國的政治來一番革新。想到這裏，我覺得非常興奮。我發誓盡我的力使中國成爲一個前進富強的國家。當我已在幻想着前途的光明的時候，一道淡紅色的光芒從地平線上升起，這預示今天將是一個好天氣。這淡淡的光線漸漸亮起來，使我能够分辨眼前的景物了，於是在我前面，就展開了一派鮮麗的景色。當我們漸漸行近目的地的時候，我看到一帶高高的紅牆，在叢山間高低起伏着，曲曲折折地圍住了整個宮庭。圍牆和宮殿的頂上，都蓋滿了黃的、綠的琉璃瓦，在明亮的陽光下構成一幅燦爛的圖畫。一路經過許多大大小小，各種式樣的塔，最後到了海淀，離目的地大約還有四里。這裏的官吏對我們說不久就可以到了，還給了我們極大的安慰，因為我正在懷疑也許我們永遠不會到達目的地了。海淀是一個美麗的鄉村，到處是磚砌的平房，又整齊，又清潔，——中國北部的房子大都是這一種典型。村裏的兒童成羣

結隊地出來看我們的行列。有一個小孩對另外一個小孩說：「這些女人都是到宮裏去做皇后的」，說得那樣有趣，使我忍不住笑起來了。離開海淀不久，我們看到一個美麗的牌樓，這是一種中國式的建築，上面有精緻的雕刻。從這裏我們第一眼看到頤和園的門，那是在一百碼以外。園門一共有三處，中央是一個大門，兩旁各有一小門。中央的大門只有在太后出入的時候才開。左邊的小門正開着，我們的轎子就在門前停下了。在門外有五百碼距離的地方，有兩所屋子是禁衛軍所駐紮的地方。

剛到的時候，我就看見許多官員在興奮地談論着，有幾個跑進門去喊道：「已經到啦！」我們走出轎子的時候，有兩個四等太監來迎接我們。這兩個太監領了十個小太監，帶了太后所賜的黃絲簾，當我們下轎的時候，他們把這簾掛在轎上，這對於我們算是一種極大的光榮。這兩個太監恭恭敬敬地站在門的兩旁，請我們進去。進了門，我們就到了一個鋪着磁磚的大院子，約有二百碼見方，裏面有許多花台和古松，松樹上掛了不少的鳥籠。就在我們經過的那個門的對面，有一排紅牆，上面也有三個門。左右兩邊各有一列矮房子，每列有屋十二間，是用作接應室的。在院子裏，大大小小的官員穿着禮服往來如梭，看來都是在無事忙；這原是中國人的特色。當他們看見我們了，就站住了腳，呆呆地看着。兩個太監引我們走進一間房子。這房子大約有二十英尺見方，很平凡地佈置着黑漆的桌椅，上面有紅布的墊子。三個窗口都掛着絲的窗簾。在這裏還不到五分鐘，就有一個穿得很華麗的太監來對我們說：

「太后有諭請裕太太和小姐們到東邊宮裏等候。」才聽完這句話，那兩個先前引導我們的太監就趕緊跪下答道：「是。」各種官員，每當接讀聖旨的時候，必須恭恭敬敬跪下，好像真的看到了太后一樣。於是他們又叫我們跟着經過另一個左門到了另一個院子；情形大概和前一個院子相仿，只是在這院子的北邊有仁壽宮，此外，其他各房間也似乎比前一個院子裏的各房間稍稍大些。太監引導我們進入東邊的房子。這裏美麗地裝飾著細雕的花棹和椅子都覆蓋著藍光緞子，四壁也有相同的裝飾，在房

子裏我數一數有十四座不同式樣的掛鐘。不久，有二個年輕的丫環來說，太后正在裝飾，叫我們稍等一刻。隔了二個半鐘點，太后還沒有裝飾好；這是中國人的習慣，對於時間的遵守總是很馬虎的。雖然如此，我們並不心焦，因為太監時時送來牛奶和各種不同的食品；這都是太后所賜的，還有所賜的金戒指，每人都有，它們都鑲著大而又圓的珍珠。一會兒李蓮英來了，他是太監的主腦，著了禮服，大概是一位二品紅頂的官，他戴了孔雀翎，這是唯一可以戴孔雀翎的太監，他又老又醜，滿臉的皺紋却是有很好的態度，他受了太后的命令，送我們每人一個玉的戒指，並且告訴我們太后立刻會接見我們的。我們都很驚奇，太后還沒有和我們見面，就已經賜給我們這許多珍貴的東西，從這一點上，我們可以推想到太后一定是非常和善的。李蓮英走後不久，慶王的兩個女兒來了。她們向那兩個陪著我們的太監道：

「她們能說中國話嗎？」我聽了不覺暗暗好笑，於是首先對他們說：

「自己國裏的話我們當然能說，雖然我們還能說好幾國的語言。」她們都驚異地叫道：

「啊，多奇怪，她們居然能說得和我們完全一樣！」現在該輪到我們對他們驚異了，因為我們再也不會想到宮中竟有這樣無知識的人，由此我們可以斷定宮中的人教育程度是多麼的低落！不久有人來說太后已經準備見我們了。於是我們立刻動身。經過了三個與前相仿的庭院後，我們到了一個壯麗的大殿。廊簷上都掛着牛角燈，燈上有紅的絲罩，拖着紅的緋子，緋子下面掛着美玉。在正殿的兩旁，有兩間小屋，雕刻極精細，也掛着燈籠。

在正殿的門口，我們碰着一個女人穿着和慶王的一樣的裝束，不過在她的珠冠中央多了一只鳳。這女子走出來和我們招呼，微笑着和我們握手，態度之自然，就是歐洲的貴婦也不過如此。後來人家告訴我們說這就是皇后，光緒皇帝的妻子。她說：

「太后叫我來接你們。」皇后態度溫雅有禮，雖然容貌不十分美麗，却使人覺得可愛。忽然聽得

殿裏高聲喊道：

「告訴她們立刻進來！」於是我們立刻進殿去。一眼就看見一位老太太，穿着黃緞袍上面綉滿了大朵的紅牡丹。珠寶掛滿了太后的冕，兩旁各有珠花，左邊有一串珠絡，中央有一只最純粹的美玉製成的鳳。綉袍外面是披肩。我從來沒有看到過比這更華麗，更珍貴的東西。這是一個魚網形的披肩，由三千五百粒珍珠做成，粒粒如鳥卵般大，又圓又光，而且都是一樣的顏色和大小；邊緣又鑲着美玉的纓絡。此外，太后還帶着兩副珠鐲，一副玉鐲，和幾只寶石戒子，在右手的中指和小指上，戴着三英寸長的金護指，左手兩個指頭上戴着同樣長的玉護指。鞋上也有珠絡，中間鑲着各色的寶石。

太后看見我們，就起立和我們握手。她動人地微笑着，對於我們的熟知宮中禮節表示驚異。招呼過我們以後，太后就對我母親說：「裕太太，我真佩服你，把兩個女兒教養得這樣好。雖然她們在外國住了那麼多年，可是她們的中國話說得像我一樣；並且她們怎麼會那樣懂得禮節？」

「她們的父親平時管教她們非常嚴厲，」我母親回答，「先教她們念中國書；她們自己也很努力地學習。」

「我真贊成她們的父親，」太后說，「對他的女兒這樣當心，並且給她們受這樣好的教育。」她拉着我的手，看着我微笑，並親了我的兩頰，於是對我母親說：

「我喜歡你的姑娘，希望她們能留在宮中和我作伴。」我們非常樂意地接受了太后的邀請，並謝了她的恩。太后問了許多關於巴黎的服裝的問題，並說希望我們以後常常穿這種服裝，因為她在宮中實在沒有機會看到這種裝束。太后特別喜歡路易十五的高跟鞋。當我們正在和太后談話的時候，我們看到一位貴人站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。過了一會，太后對我們說：

「讓我來把你們介紹給光緒皇帝，但你們必須稱他爲『萬歲爺』，對我則稱『老祖宗』。」光緒帝羞澀地和我們握了握手。他身長大約有五呎七吋，相當瘦弱，但是有一副堅毅的表情；高鼻大額，

光亮烏黑的大眼，寬闊的嘴，潔白整齊的牙齒，總而言之，他可以算是一個美男子。我發現他似乎有着重的心事，雖然在我們面前他始終裝出一副笑容。

就在這時候，李蓮英來了。在大理石的地上跪上報告太后的轎子已經預備好了。太后叫我們和她同到朝堂去，在那裏她將接見各部的長官。朝堂離這裏不過是五分鐘的路程。太后的轎子特別大，由八個穿禮服的太監抬着。李蓮英扶着轎在左邊走，另有一個二等太監扶着轎在右邊走。轎前是四個五品太監，轎後是十二個六品太監，各人手裏分別拿着太后的衣服、鞋子、手巾、梳子、刷子、粉盒、各式大小的鏡子、銀珠筆墨、黃紙、旱烟和水烟，最後一個人拿着太后的黃緞襪子，此外還有兩個老媽子，四個宮女。這一長串的行列非常有趣，使人想到一位貴婦的化粧室生了脚在跑了。皇帝在轎子右邊走，皇后在轎子左邊走，其餘的宮眷也都在轎子左邊走。

朝堂大約有二百呎長，一百五十呎闊，左邊有一張長桌蓋着黃緞。太后下了轎就進殿登寶座。皇帝就坐在太后左邊一個較小的座位上。大臣們都隔着桌子面向太后跪着。

朝堂的後面有一個壇，大約有二十呎長，十八呎闊，周圍有兩呎高的雕刻精美的欄杆，前面有兩個門，大小恰能容一個人出入；走完六級階梯就可以到這門。在這壇的後面有一個小屏風。壇前正中是太后的寶座，緊靠着寶座後面是一個極美麗精緻的木刻的屏風，是我生平從未見過的，大約有二十呎長，十呎高，太后前面是一張狹長的桌子，太后左邊是皇帝的寶座。壇上器物和裝飾品都刻着華麗的鳳穿牡丹花，全殿的木材看來都是烏木。在太后寶座的兩旁各有一枝壘，用孔雀毛做的，下面裝有烏木的柄。殿內一切陳設都用黃絨鋪飾。

太后將要入座的時候，叫我們和皇后宮女等都到屏風後面去。在那裏，我們可以清楚地聽到太后和大臣們的談話。讀者不久就可以知道我怎樣利用了這一種機會。

### 三 御劇場

這一天在我腦海中留下了許多光怪陸離的印象。在這一羣和外界完全隔絕的婦女中，我被她們看作一個奇怪的人物，並且成爲她們發問的目標。不久我就覺察到她們正像世界各地的女子一樣，好奇而愛說話。慶王的第四女兒是一個年輕美麗的寡婦，她問我：

「你是真的在歐洲長大而受教育的嗎？我聽人家說，誰到那個國家去喝了那裏的水，就會把本國的一切完全忘記。你能講他們的言語，還是學習而得的，還是因爲喝了他們的水？」我提起在巴黎的時候會碰着她的哥哥載振，那時候他正預備到倫敦去參加英王愛德華的加冕典禮。要不是因爲我父親負責交涉雲南事件，我們是很可能和他同去的，因爲那時候我們也接到一張請帖。她又說：

「難道英國也有國王嗎？我一直想太后是全世界的女皇。」她的姊姊，是光緒皇帝的弟婦，是一個恬靜高貴的女子，她站在一旁微笑着，靜靜地聽這些問題。這些人問了我許許多多的問題。最後皇后說：

「你們怎麼那樣無知！我知道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個領袖，有些國家是共和國，像美國就是；美國和我們是很相好的。不過有一點我覺得很可惜，就是現在到美國去的都是些平民，使美國人以爲我們中國人都是那種樣子的，我希望能夠有幾個滿州的貴族去，讓他們知道我們貴族是怎麼個樣子的。」

後來她告訴我她正在看一本中文譯本的世界史。她似乎是個很有教養的女子。

退朝後，太后叫我們從屏風後面出來，並且要我們一同到戲院裏去看戲。她說，今天天氣極好，她願意步行去。於是我們就出發，我們在她後面稍稍隔開些距離，這是規矩。一路她時時刻刻指給我們看她所特別喜歡的東西，這樣她得時時回過頭來和我們說話，所以索性叫我們走上前去和她並排而

行。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一種極大的光榮，她以前難得叫人家這樣做的。她，像普通人一樣，愛着各種生物，像花草、樹木、狗、馬等都是她所喜歡的。有一只狗太后特別寵愛，無論她到什麼地方，她總是跟着同去。我從沒有見過比牠更馴良的狗，沒有什麼適當的名字可以叫牠；太后因為牠美麗，就叫牠「水獺」。走了不多路，我們到了一個大庭院，從這裏走上一條環山的游廊，那是直接通往戲院去的；所以不久我們便到了戲院。這戲院完全不像所想像的樣子，這是沿着庭院的四邊築成的。戲台共有五層，上三層是作貯藏室和張幕用的。第一層就是普通的戲台，第二層是築成廟宇的形式，作為演鬼神戲劇的時候用的；太后最喜歡這種喜劇。台的兩邊有兩排矮房，是太后賞賜王公大臣們聽戲的地方。正對戲台，有大屋三間，是太后聽戲的地方，大約高出地面十餘尺，和戲台在同一水平面。前面是很大的玻璃窗，在夏天可以移去，換上藍色的紗格。三間房屋中，兩間是可以坐坐休息的，靠右一間是太后的臥室，橫在前面的是一只坑，可坐可臥，隨太后喜歡。那天太后就帶我們進這間屋，後來人家告訴我，太后常常喜歡在這間屋裏聽戲，聽得倦了就躺下睡覺；鑼鼓的喧鬧，對於她絲毫沒日影響，她照常可以睡得很甜。讀者如果到過中國戲院，一定可以想像得到在這種喧鬧中，睡神是多麼不容易來插足啊！

我們剛走進這間臥室，戲就開場了，第一齣是「蟠桃會」。開幕的時候只見一個天使穿着黃袍，左肩上披着紅袈裟正從一朵雲裏下降，來請所有的和尚參加蟠桃會。看去那演員確是在棉花做成的雲朵上騰空飄浮，這使我覺得非常奇怪。佈景的更換和其他種種都是非常的聰明，所以看了一會之後，我斷定這一批演員都是技巧極高明的，他們絲毫不用到機械的幫助。

當這天使正從天上降下的時候，在戲台的中央就有一座寶塔升起，裏面有一位菩薩捧着香爐在念經；接着從戲台的四角又升起四座小寶塔和第一座一樣，裏面也各坐着一位菩薩。當那大使剛降到地上，五個菩薩就從塔裏走出，同時那些塔也自然而不見了。於是這些人就在台上邊走邊唸，不久，



台上的人漸漸增加，走成一個圈。這時候有一朵粉紅的大荷花帶着兩瓣綠色的大葉子從戲台面升起。當花瓣漸漸張開的時候，我看見一個美麗的觀音菩薩，穿着綢衣，戴着白的頭巾站在花中。當花瓣張開的時候，有一對童男童女分別站在花瓣中間。花瓣完全張開後，觀音菩薩就漸漸上升。同時花瓣漸漸閉攏，最後，觀音菩薩已站在花苞的尖端了。童女站在觀音右邊的葉瓣上，手中拿着一個玉瓶和一枝柳條。傳說當觀世音把柳條蘸了玉瓶裏的液汁洒在死人身上的時候，就能使他起死回生。這一對童男童女算是觀音的侍者。

最後，三個都從花瓣葉瓣上走下來加入其餘的菩薩羣中。這時候天后皇母娘從天上下來了；他是一位和善的老太太，有着一頭雪白的頭髮，從頭到腳都穿着黃色，後面跟着許多侍從。王母娘莊嚴地登了台中央的寶座，然後說：

「現在我們到宴會場去吧。」於是第一幕就結束了。

第二幕開場，台中是皇母娘所設的筵席，桌上滿放着蟠桃和美酒，有四個侍者管理着。忽然一隻蜜蜂飛進來，在侍者的鼻子下面撒了一些粉末，他們便都熟睡了。於是這隻蜜蜂再回去報告孫行者，孫行者立刻起來把這些蟠桃美酒飽吃了一頓，於是又遁隱了。

一陣音樂，報告王母娘駕臨了。接着就是王母娘帶着所有的菩薩、侍從上場。當她看到桃子和美酒都沒有了，她立刻喚醒睡着的侍者，要他們報告事情的經過。他們說他們也不知道。他們正在等王母娘駕臨，不知不覺地就睡着了。一位來賓提議：派使者出去問衛兵，剛才有誰進來過？使者還沒有回來，衛兵就來報告說：剛才有一只大猴子，喝得醉醺醺，拿着一根大棒出去了。王母娘立刻派了使者和衛兵去傳這猴子來。這猴子原是一塊頑石化成的，住在地面上一個山洞裏。但因為牠有騰雲駕霧的本領。王母娘就讓牠到天上來替她守果園。

當這些衛兵和使者到了地上，找到了山洞，只見孫行者正在和許多猴子大吃着牠從天上帶來的桃